

诗与現實

尔 明 著



第三分冊

五十年代出版社 發行

詩與現實

亦明 著

第三分冊

論 現 象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詩與現實

第三分冊



著者 亦 門

發行人 金 長 佑

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京和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上海南京西路一二二九弄六號
香港德輔道中二二號大華行三樓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版(總)

(00001—30000)

本社出版文藝書目錄

蘇聯文藝論集

蘇·阿瑪卓夫等著
荒燕譯

七·九〇〇(再版)

抗美援朝獨幕劇選集

白文雪立等作
第一集一〇·〇〇〇〇
第二集八·〇〇〇〇
(初版)

巴黎內外

蘇·瓦西列夫斯基著
王澤民趙涵與譯

四·六〇〇(三版)

現實詩叢

祖

國

牛漢著

五·八〇〇(初版)

野

狼

灣

徐放著

五·六〇〇(初版)

笑

賀敬之著

八·八〇〇(初版)

再會了，美國！

賀群麟著

四·八〇〇(三版)

哈嘍，鬍子！

公木著

六·二〇〇(初版)

別延安

戈壁舟著

七·四〇〇(初版)

將軍和他的戰馬

張志民著

五·八〇〇(初版)

「十

月」

白原著

五·六〇〇(初版)

勞

動

花

楊坪著

五·六〇〇(初版)

奶子山的春天

丁耶著

(印刷中)

北大荒的故事

魯琪著

(印刷中)

捕

火

者

魯煤著

(印刷中)

總社社址：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電報掛號：〇一〇〇一
北京門市部：北京西單北大街二二三二號 電話：二局一七二四
上海分社：上海南京西路一一二九弄六號 電報掛號：一三九八六
香港辦事處：香港德輔道中22號大華行三樓 電報掛號：Fadoh Hongkong

詩與現實 第三分冊目錄

論現象

論詩人

太戈爾片論

五

馬凡陀片論

三三

綠原片論

六〇

冀汭片論

八六

化鐵片論

九〇

論作品

我是初來的片論·····	九七
醒來的時候片論·····	一一八
鍛鍊片論·····	一二四
旗（孫鈿）片論·····	一三七
預言片論·····	一八〇
白毛女片論·····	一九七
他死在第二次片論·····	二二七
流雲小詩片論·····	二三六
旗（穆旦）片論·····	二五四
新詩雜話片論·····	二八四
後記·····	二九七

論
現
象

論
詩
人

太戈爾片論

托爾斯泰底所以是一個巨大的藝術家，那是他如實地做了『俄國革命底一面鏡子』。然而他底無政府主義、不抵抗惡的誠條等等，對於他自己，特別對於那被他祝福了的人們，那種矛盾却辛辣地發酵起來而成爲這樣一種殘酷的東西，就好像一個寵幸了後母的父親似的；那種主觀的社會要求就削弱了甚至取消了客觀的革命行動了。亞它拉斯基在一篇文章中說得極明白，他說：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反動的出版界整個加緊辱罵這個徒手的人，把他當作現存制度底惡毒有害的批評家、無神論者，然而一到革命之後，就是這個出版界，又整個轉過臉來恭維他，把他當做純潔而無可非難的道德家，而自由派的資產階級又宣告他底學說爲最高的理想了。

這一件事，給我們證明了這麼一點：托爾斯泰底聖經和苦行，最初似乎是於我們有用的，但是已經是對他們無害的了；接着，那就索性從與虎謀皮到助桀爲虐了。宗教情操的理想，往往就對抗了政治慾求的實際；個人人格底某種高度完成，往往就對抗了一切羣衆運動底正當作用。因此，這樣莊嚴完美的人，與其把他當做一個有效的思想家，倒不如退一步把他尊奉爲一位無冕的聖者吧，這是僅僅可以自我完成而不足以爲訓的；自然他底心是神底心，神底心也屬於他，但是這個世界底兩腳獸却並不以他底或者神底心爲心，他們底帶血的食慾正嚇嚇而笑於這宇宙底心之上！於是，這些勇敢而慈悲的聖賢們，一個一個在物質的世界之前倒了下來，並且是捧了滿手的人類底心倒了下來；他們號召不流血的戰爭，那不過是把這種精神上的武裝去補給食肉類的敵人，那是他們組織了專門繳械的軍隊爲敵國底建築大凱旋門去服勞役。托爾斯泰如此；甘地如此；太戈爾何嘗能够不如此？

宮島新三郎在他底太戈爾和托爾斯泰一文中，指出托爾斯泰在思想和實踐上是分裂的，而太戈爾底人格却是統一的，完整的。他說：「托爾斯泰在想着 how to

do之前，一定先想 What is；而太戈爾，除了一個How to do，無所謂What is。」這一說法，假使正確，那麼這意義是在：托爾斯泰更屬於人間，而太戈爾更屬於自然，也就是他和人生和現實世界距離更大。

托爾斯泰走在甘地前面。但是太戈爾對這在政治行動底實際上更消極、更空想的大師，責難得却更是朗朗有辭。他說：「甘地底精神比托爾斯泰底更為光明和炫耀。在甘地一方面，一切全是自然的，——謙遜、簡單和純潔，他底一切的鬥爭，完全導源於他底宗教的真誠和犧牲；但是在托爾斯泰一方面，却一切都是以傲慢反抗傲慢，怨恨反抗怨恨，以及情慾反抗情慾。在托爾斯泰，一切都是暴動的；就是他底不暴動的主義，也是暴動的。」

當然太戈爾和甘地還是有着一種距離。他恨不合作運動。因為有『不』字的成分。順從他底天性，對於一切有『不』字的事物，他都抱着望望然去之的態度。他和甘地之間有了裂痕。這種裂痕，羅曼·羅蘭以為：就像一個哲學家和一個信徒或者一個聖·保羅和一個柏拉圖之間所存在的那種裂痕。因為一方面是一種想創造一

個新的人類底宗教的『信仰和仁愛』；而另一方面是一種想在同情和了解之中把全人類底氣息都聯合起來的生而自由和清明、廣博的『智慧』。

在某一意義說，一般地，宗教是組織的，宣傳的，行爲的，有所求於人而行動的；而『智慧』，却是非組織而自由的，非宣傳而內省的，非行爲而靜觀的，無所涉於人而自在的。宗教不但有着儀式和誠條，也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十字軍，有了手持酒一手執劍的可蘭經，以及有了甘地底不合作運動，——即使叫做不合作運動，也還是一種運動。

在這裏，我們奇異：到底是宗教最接近神，還是『智慧』更接近呢？到底是神最善於祝福人類，還是人自己更善於祝福呢？

其實，在太戈爾，他底『智慧』，並不真正就是一座和宗教對峙的孤峯；相反，這種極美麗端莊的哲學的花朵，倒有着更深沉廣博的宗教的根株。他底不同意甘地，祇是爲了與其使用神底福音和寶劍，不如保全神底心；與其救贖世界，不如祝福人。他所反對的，祇是宗教中的那一種行動的性質，那是一種和政治混血的性

質；他底『智慧』，祇是一種十分晶瑩圓潤的政治底敵對物而已。印度思想從吠陀而來，從牠底 Upanishad 而來，到佛出而集其大成。印度哲學從這裏來，宗教也從這裏來；就好像一木底雙果，一鳥底雙翼，哲學裏面同樣含有宗教的一果底果味，宗教上面同樣生着哲學的一翼底羽翮。印度思想是出世論；是無我論；是『空』的泛神論。這種思想否定紅塵生活：行方便，求解脫，歸根到廢滅。這種思想以最大的消極為最高的積極：是色是空，不生不滅。這種思想以犧牲爲愛，『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而且這種愛又是一種在空間的高度、廣度、深度上似乎積極在力的強度上其實消極的愛。這種思想自我和宇宙渾然密合，所以『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也『無壽者相。』雖然在我們底歷史上，政治和宗教本來同屬一家，開始，宗教並且是支配的，決定的，一直到政治取得了社會的優勢，兩者才析產而居，以後政治底這一優勢更大，幾乎迫使宗教交出皇冠之後繼續交出教堂，——現代政治就是如此。但是印度和西方和近東不同，歐洲大陸和近東底宗教所有的那一種強烈的性格和勇猛的行動，印度是沒有的。太戈爾是沒有的。甚至甘地吧，也是

沒有的。理解太戈爾底哲學或者詩，首先要了解他是一個印度之子：他底『智慧』裏有別處所沒有的喜馬拉耶山底星空，恒河底泛濫和沙，Ganges底風光。他底父親就是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大哲』，一個印度近代最偉大的社會和宗教底改革者，有犧牲的精神和堅定的主義。他底一個哥哥，D. 太戈爾，也是印度現代的一個大哲學家，『松鼠從樹枝上跳下來爬在他底膝上，鳥雀棲息在他底手上。』犧牲是精神的苦行和肉體的苦修，這樣來完成自我，完成衆生，完成宇宙；自然也不免有所願望，——不過並不是吩咐，衆生能够一樣完成，因為採取了的是一種大的人格底崇高和徹悟的感染。最初看起來，尤其最終看起來，太戈爾和甘地簡直是奇異地一致的；不同是在這兩端之間，在過程中，在風貌上。這兩個人，同是走着印度思想的路，一個達到了宗教性格的政治，一個達到了『智慧』或者哲學風格的詩。

然而太戈爾也並不能夠完全解脫，並沒有潔淨得毫無行動；自然，他底行動比較甘地地底，那要更單純，或者說是爐火純青吧。而且在他底精神之上，他還是一個巨大的愛國主義者，他底詩中就瀰漫着印度祖國底光和芬芳，他底一呼一吸之間就

充溢着這種光和芬芳。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底直後，巴比塞、法朗士、羅素、勃蘭特斯等人組織光明團，展開非戰運動，他也是一個參加者。他並且僕僕往來歐洲各地，向英國皇家政府請願，請求允許印度自治，向愷撒底鐵腕乞求上帝底恩澤，結果祇是被褫除了他底『Sif』的頭銜。好在他有一個薄明的甲殼，蝸牛一樣，那柔軟的軀體祇要一碰到比牠稍稍剛硬或者粗糙一點的障礙物，立刻可以全部謙和地退回來，在這枚甲殼中他底世界完全被他自己底飽滿所充滿，一種奇幻的和平和豐富，而他底脚步就僅僅在背後留下了一條銀灰色的痕跡。他又回到他底愛，他底森林，他底靜修，他底詩和夢，他底和平之院（Shantinetan），他底家庭藥物學。Macdonal 說：「無論什麼東西在那個地方（和平之院）都是和平、自然而快樂。」

關於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他是這樣說的：「我希望這種犧牲的精神和受苦的志氣將發揚滋長。……這就是真正的自由。沒有一件東西比牠更為高尚，國家底獨立也比牠不上。……我們在印度必須把什麼是真理所告訴世界，——心靈上的力量是一